

归里中氣力尚健而生事素薄或功其營產旁郡可
畜可畜豐厚者曰邱墓在此將安之乎所居惟故屋
十數間陳文史于前日以遊目其家之有無一切不
問病草枕不捨卷可謂好舉也已所謂文章溫粹辨
博尤長于詩什舉進士詩賦御題南風之薰其警句
曰氣生唐殿與声泛舜弦來初在優等為覆考誤降
抑之犹不失上第後為預編入 仁宗羣玉集中尚
方字扇亦有題此句者嘗進治安策二十五篇續策
數十篇忠言十卷請塞詔奔不報其精心致思盖亦

勤矣終不以時而不見用而廢翰墨此可見其所存
也雅好評論時文每得一篇一詠摘其佳句成誦于
口而為南宮點檢試官凡經賞識者數十公後皆大
顯于時其為郡亦崇尚儒學之士在丹陽專礼章望
之江陰刘洎新定倪天隱或親听其講解或表荐其
履行學者以此翕然称譽之公享年七十以熙寧七
年某月遂政以五年三月甲子捐館舍以六年八月
甲子塋于郡西建昌山之某原与繼夫人某縣君胡
氏同塋夫人同郡人矣明有清操前五年卒公以失

內助躬為治表既得此地即于其旁曰營壽藏此表
事其孤奉遵治命皆如素為二子長曰平恕常州團
練推官監歙州鹽酒稅次曰某尚幼也七女六皆適
人一未嫁而卒前進士胡英才河南府戶曹參軍鄭
介卿秘書丞提舉江東常平倉何琬淮南節度推官
知泰州興縣程筠乾德令鮑祇陳田主簿周彥崇皆
其壻也初公母王夫人早亡而集矣君以恩叙封止
及繼室盧夫人痛不逮適偶公尚幼解曰吳時子有
登朝者則退命自及矣洎為列卿王盧夫人皆迎進

郡太君在仕則其宗族疎近均過其貲不能葬為之
助舉者凡二十一喪女兄先適蘇州司法參軍馮彭
年既寡并其四子取婦以鞠育之至于成立又移俸
錢給甥姪輩比退閑俸益薄矣犹不取其移券考終
之日家無羨財其子竭力稱有無以時廷厝由是南
人士大夫益嘆其清而有子以成其志也時予方守
東陽頗聞此言悲夫公之文雅篤學如此而為當時
公卿大夫稱道又如此同時輩流負執能者無不非
用公獨以小疵齟齬終老不得志豈其命耶抑人力

耶予至和中與令王府翊善馮廣淵同造正肅公公
言疑似亂政不可不察古之傾家敗國者往由之
葛同年不幸遇此平生無以自明吁可畏哉予嘗以
為吳公有謂而言故記之詳也銘曰

公以儒學遭明世又以文詞策榮仕有知己以荐其
才有名卿以藉其勢合是教者宜遂厥志卒用不偶
云誰之致達人所以安命君子所以貴義昭其懿實
刊此沉志

殿中丞華君墓誌銘

華氏出齊平原唐李之亂一枝徙吳居常州之晉陵
者諱勳為郡著姓不甘仕進槃樂于家生宏以季子
太常博士參登朝贈大理評事生昂累贈尚書駕部
員外郎君駕部之長子諱直溫字宣卿稚齒有五
不類常童惟秉筆讀書外一無他好嘗慕蘭相如之
為人故志在功名既冠拔州進士荐已為鄉里稱美
天聖末我我先君宰無錫君與其從弟直清同以文
章為贊先君一見大加賞异由君門下使予以其游
因得接硯席習文史君性至勤刻所閱書博皆手自

抄撮日以三千言為準雖甚寒暑或課試燕私則絕之以在末堂廢其程予時羈州進士科本為君幸勉早暮不得息日至抄誦數書作詞賦歌雜文如是者凡二年因得通經術知古今依率厲切磨之效也康定元年朝廷以西師連職不解詔致天下能言之士問所以攻取方畧翰林某公樞副孫公上君所著本茂才策論其言兵有決勝之畫台試學士院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寧州軍事推官以駕部君年高不赴既而廷保平軍節度推官鄭文肅公范文正公陳文

公再奉君矣良試秘閣板罷復調廣濟軍判官徙池州軍事推官滿歲考課用今定州韓丞相洎部使者五荐章當遷秩以親疾不俟引對而归遂求遠政改太子洗馬致仕君平昔志尚超邁孝緼既厚思欲有所擢發嘗謂儒者事業以致君津氏為先務非秉時藉勢不可行已之志故始時銳于進取三仕幕府雖不適其所懷然連佐貴近名臣亦欲因之有所施設故不屑小官亦不為權要而移其守以是諸公多稱其有風力前後荐者三十餘人而卒不得廷初國子

監荐直講而講官方限年五十以君少不如格嘉祐
中朝廷遂該洽之士編校館閣書籍時韓忠獻公批
政欲用公以君休老而罷是可以謂之命耶 今正
即位泛恩遷殿中丞賜五品服元豐元年八月十六
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始君求致政時年且四
十九自謂士非無時而知我者不為不多然動輒趨
趨欲強不可故勇于退休既遂家杜門不復接世務
以文酒自樂間命子弟講說義理忻然如有所得交
親相過從則酣飲咲歌極歡醉而後止如是者餘二

十年如一日也去年予自錢塘遠京師道毗陵過君
留連道白故悉出諸子為拜意勤且言少年相從
時慷慨過從時事一何壯耶豈意離濶四紀而才一
交臂人生出處不可期如此今僕優游鄉閭而無所
求一見故人足以慰平生矣今又以七言詩見怀予
方屬和未達而君逝矣嗚呼可悲也君娶同郡李氏
早卒追封南宮縣君又娶丹陽周氏司勳員外郎陵
之女生三子逢邁皆奉進士遇尚幼三女立歸進士
君所著文章三十編凡三十餘首風格温厚論議純

正引據深切大抵宗範韓柳而歌詩尤多手錄白抄
今存者犹百餘秩其用意專篤又可知也達達以
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君晉陵縣萬安西鄉油澆墩之
南原先期以書屬予曰知先人之深且久莫知八者
不朽之托敢以請予感念懷昔不覺愴動為遂之銘

銘曰

吉之君子學以為己或出或處視其所履得時而行
不能則止在義不虧視彼猶此宣卿克勤萬好斯文
旁通決洽論著淵純壯志超脫陵厲電雲進而齟齬

退亦逴巡年甫知命遂遠官政安願里閭沉酣觴詠
其生既全其終乃今刻銘陰堂以鴻後慶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六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七

墓誌

壽州霍邱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楊公墓誌銘

承議郎集矣校理蔡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誌銘

壽州霍邱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宋氏世占高封蓋得姓授氏之邑也 皇朝贈太子

左清道率府副率諡始居襄邑鄉里稱長者生內殿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六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七

墓誌

壽州霍邱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楊公墓誌銘

承議郎集矣校理蔡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誌銘

壽州霍邱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宋氏世占高封蓋得姓授氏之邑也 皇朝贈太子

左清道率府副率諡始居襄邑鄉里稱長者生內殿

崇班良起家為三班官出掌管庫治軍旅並有善狀
生衛州西安縣令宏少治儒術孝易于徂徠石守道
授春秋于泰山孫明復名重上庠擢進士丙科調毫
州衛真縣主簿上官荐其材宜治剏領邑以卒事跡
具太孝博士曾君收所叙銘叙誌予嘗觀其所學自
經史百家黃老言至于星歷五行占課象數兵家權
謀之書皆貫穿浹洽無所不通其書存者多手抄蠅
頭細字几十数万言又嘗以生之年日月時推考星
緯參聽休咎自謂壽不得長故造造任運不靳苟進

無幾何以使牒考試它州在道遘水禍以歿士大夫
聞者莫不嘆其志于道而安于命也生壽州霍邱縣
主簿極、字道濟幼歲以父死職事推恩補郊社齋
郎孝友悖慮善守法予以女弟妻之留于家且久
知其強敏人也一從進士不中遂益自奮勵早夜誦
習書傳課試文賦期于大成有志無命才滿一官年
止二十八以治平二年遘疾卒于京師僦舍生三子
曰育曰充曰高、亦早卒育充力李游場屋不墜門
門業然自霍邱之亡子弟繼以淪謝二孤羈寓京口

因而著籍家宗氏不絕如綫有每追念先世多艱率
府而下五世槁蕞京畿久不得歸大墓已為世適當
任其責而單力不能及墓鄉里常抱終窮之痛因謀
于親知曰墳墓近所居則歲時展省不廢既而卜遷
其地亦以于是畏艱西上千冊舟有司載其高曾大
父母暨父叔季弟凡十三喪以歸買地于京峴北原
元豐壬戌六月辛酉既襄事矣而相冢者山高遠地
水與風逆神靈弗居有復詢求他師徧求陵阪得今
崇德里焦石山之東南原地合葬乾歲在乙丑月維

丙子其日庚申厥利大奔乃啓諸柩厝于新阡率府
君位西向大穴崇班霍邱為二昭西安為穆二从祖
父三季父一幼弟別為二塋附于東南隅同日植
六壙事無不及者師言山當巽隅外如拱抱水出庚
辛合流江海法曰亡者安而存者利宋氏宜有後矣
烏呼育以孤童自立力負奉事往返江淮數千里負
其親喪再歲卜廷卒得吉 永錫爾類師言其信乎
銘曰唯家違也維子艱勤念所親乎生不逮養死不
克塋懷巨創乎五世之昌自汴之陽歸朱方乎始塋

京峴山峻水斷居匪善乎通吳之東若堂之封卜之
从乎考易之絲有子無咎福厥後乎

其孫身元國閣待制知揚州楊公墓誌銘

華楊楊氏自漢太尉震四世顯焯子孫散在河洛至
唐而益盛其居鄭州之棠津者曰尚書左仆射於陵
叡貴僕射之六世孫曰江州錄事參軍絳遭廣明喪
亂因家江表其子曰津事南唐以言不合去之南越
刘録用為尚書水部員外郎生太子中舍守慶入
皇朝為坊州司馬贈尚書右丞生翰林侍讀李士諱

偕以文武亮直被遇 仁宗為時名臣其止也天子

思之特贈尚書兵部侍郎侍讀生大理寺丞贈中散
大夫諱忱與其弟大理評事慥俱以經術文章名振
一時中散生公諱景畧字康功四歲用祖廕守將
作監主簿十四上書皇帝言天下事又謁執政論所
以言者丞相富文忠公尤竒愛之初監咸平縣酒務
已有能稱治平二年擢進士第知壽州安豐縣年少
領割邑靈之沛然民有賦租不以時入者獨按其大
姓與里胥他戶不督而自集里豪有倚富冒法者以

事召至庭下窮竟無罪得器服擬上方事立真于法
一邑為之惴慄縣當水衝歲嘗病涉為之創巨橋往
來者遂無患因目其橋為楊公橋安豐代遷監京東
竹木場兼三司主管權度支判官公事從開封府推
官就遷判官方朝廷患獄瘡之弊公以謂護視不謹
吏當繩之以法診治有瘳臣治當功之以賞詔用其
言著為令接送遠使者回澶淵例先馳二介以報
其國時耶律用政欲遣三介公執不可甚力卒用常
例出提点兩浙刑獄始至常州訊囚有縣孛生具酒

食設同舍而邑令之子預會州鞠以贓罪証逮者百
人公以法無飲食坐贓事即日尽糶之杭州司理邵
叔駘因小不如法已州罰矣轉運使又劾奏以為不
賊詔公覆案公具本末獨保証之叔卒得免自是他
州之冤獄滯訟得平反亟決者多矣公居官勤勸不
為苟簡法或未便即建明于朝嘗言太享有歲月之
限遠方寒士或以貧或以親不能趨期者請州置季
官如太季法以便科考又言募官管押諸州綱運給
以道費本欲紓牙校破產之患而守狎有應募者沿

法自利為國羞辱莫甚于此請下按察官不許押綱
令又謂浙江因罟太密魚不得生息請山澤謹其
時禁死者不葬寄骸戶野久則暴露可傷謹表盈限
以歲月其怨心恟恟多此類也閩寇廖息剽掠境上
公出兵數百重立購賞上以為專命奪一官仍故職
滿歲移河北東路過都甸為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填
公事再領府判官管勾使院公事提舉三司帳向磨
勘司在府圻宣力居取坐廷局過限及遣官捕鯉再
奪一官未逾月以塞河勞復故制曰河溫原武漫塞

輒平護安居民依尔能力除書之言若此其治
効可知也元豐六年右司關員宰相荐者數人 神
宗曰楊某可稱其任即拜尚書右司郎中上言尚書
郎官有非才望者令長官奉行不放上或門止故事
未几迁起居郎使高鹿為國王祭奠使上諭以此行
多款去者卿在所遜也对曰款与不欲非為利即憚
險耳臣知稟命而已公偉儀觀善辭令至其國奉措
辭受言語輕重皆有節還歸則能道其土風人物禮
儀繁畧纖悉不遺深称上旨就賜金紫之服擢賜中

書令人占謝日上日卿文辭溫潤雅宜典誥近制舍
人預押六曹公詳練典故每有大議多引前代以為
據故執政稱其有裨助明年避親嫌親換尤面閣待
制知揚州移蕪州復從維揚元祐元年八月遘疾丁
未終于州寢享年四十七公為人樂易自喜外和而
內勁臨事果于行不為貴勢所屈待下冬禮周旋不
懈非意相忤不與校也自與當時名卿遊多見推挹
荐奉僚吏凡數百人而無一為累者也至誠樂與而
不能欺者歎其為治岩而不苛在郡公私未嘗以一

毫撓民故二州之政從容若無所事而民自悅服至
蘇未數月獄無繫者議者以為自孫冕在鎮日嘗獄
室逮令八十年復見楊公矣去之日吳人遮道泣涕
及卒楊人思之不已齊州為之設浮屠焉又建祠堂
于龍興佛舍拜泣其下雖古所謂遺愛不是過也幼
有至性母靜安縣太君盧夫人生公三年而卒後遇
盧竟即涕泣春慕如母存焉賜其族人不得踈戚賴
以存者甚眾尤喜讀書平居佔畢之外無它玩好常
以雛校得失為樂事所藏書萬餘卷枕繕寫不輟又

集周秦以來金石刻文至七十卷用以考驗前史疏
摺與夫放佚之事其辨博通洽抑有資焉者文集十
五卷西樞草二卷奏議三卷批改年表一卷奉使句
駟叢抄十二卷少林居士聞見錄十卷公少以名家
子有文章以自表志在推己以及物中間屢試权制
亦有所撻蕪矣兩奪官不以罪現其過可以知仁也
晚遇主知方見任用而時為命奪不得尽如其志然
見于文者亦足以識其所存也夫人嘉興縣君韓氏
故太師忠憲公諱億之孫今門下侍郎維之女美慧

得其門法治必家改無不如礼者子男子二曰允某
官曰寔某官皆向學有立女子二適宣義郎李持正
承事郎韓戢並當時望族初侍讀公卜地于河南洛
陽縣以葬其先君其後遂為洛陽人而子孫之亡者
相繼祔于其側今允寔奉公喪以曰用其年某月某
日定于某鄉某里去祖塋几里而近墓有日矣諸孤
以沈誌見誦予惟載世名德其所紀述者前有歐陽
文忠公誌在貳卿之墓後則有王荆國公吳正憲公
銘在中散理評之墓顧鄙大不足以表章遺德以繼

三矣之後然四世通四其言行之美多平日之所親
見聞者姑直書其事以成孝嗣之志銘曰吳王公
楊氏之顯自震太尉繁衍至唐於陵端蕤貳卿皇朝
德銘三中世散不偶內閣復貴內閣之貴天子所知
屢試其難事靡不為宣慰岷夷光華遠而書贊名命
宰司是毗昔使東南有威有惠更殿大邦不勞而治
西閣東臺方許公歸也伊不泙命與時違時哲云止
士類嗟戚我博世歎其痛何極凡墓有銘著厥平生
一言善志千古英聲貳卿之英文忠叙事中散理評

師儒誌墓我述遺德以續前詩雖非麗藻亦無愧辭

承議郎集美校理蔡公墓誌銘

臨川蔡君景繁諱承禧吾亡友濬冲諱元道之子休
文諱元翰之從子從尚書賅方員外郎知南劍州諱
宗宴之孫初天禧中我先人與賅方公先後為宜州
軍事推官實相交承情好尤厚故濬冲兄弟以文章
見知留憲門館使某同筆硯習六科景祐五年二君
俱以茂材異等召試秘閣時如格者衆遂不得預廷
策其後屢試不擢休文卒死布衣濬冲與景繁父子

同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濬冲終南劍軍事推官景繁
由太平州司理河南府軍巡判官改大理寺丞知度
州寧都縣熙寧七年召對便殿訪以時事極陳用人
立法之弊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滿二歲加集
議校理提點開封府縣慎公事入為開封府推官改
判官管勾使院公事兼提本三司帳向磨勘司累遷
太常博士官制格承議郎出為淮南計度轉運副使
以疾卒于泗州之行司元豐七年十二月某日也景
繁初為州掾時年少吏頗易之一日謫其舞文牒

獄者上于州：為斥逐太守張伯方愛其剛方有守
數與議論不以僚掾禮待之其治寧都縣事無細大
皆自詳審胥吏畏縮無所措手溪水暴溢凡沒城郭
為之具枋篳以濟生全聚而溺者獲出水遇艱食又
出常平粟以賑絕乏而飢者不流監司劾奏其擅發
倉廩詔釋不治當時論者以為景繁為小官已能任
大責使之遭時得位顧其設施也易量耶及為御史
論大臣之任事怙权者拔用親部遍布要路非國家
之福章言 廷諍前後十數神宗悟為之罷免其部

輩者數人又論用兵交凶不可與爭旦夕利所遠北
軍難以深入及不宜用中人主兵柄唐李之事可用
鑒也凡此皆近臣之所難言者人皆為之危而上獨
稱其忠蓋面賜緋衣銀魚謂曰聊以旌卿說直耳然
寧集年接伴遠使還獻治邊十三事深愜上旨李復
圭坐小法罷邊帥張商英以言事黜官景繁連疏救
解以謂二人者皆美材可用不當留滯遠方開封府
治中貴人獄得其閨門陰事連逮甚多尹與中人有
恩旧遠延不訊景繁即合同僚辨爭累日至論列上

前尹辭誑坐貶官它日上又謂日向覽卿臺章甚合
道理凡有聞見不可以不在其位而遂嗆嘿也景繁
自以起陳遠遭知己之主苟有可裨益時政雖逆鱗
還物終無所避就既而復上數言十事多指摘時病
竟田中不出議者謂其必復言賊俄而有使淮之命
其為使者務奔大棘巖而不可更有建征利之言者
一切不為权盧揚二州雖日月不久而民多能道其
善狀大概志在愛君拊民一聞忠義之語必力行而
極言之未嘗顧以利害不幸年止五十不得大施于

時究極其緼是可傷也自少時篤學力文博記善說
進对上前疊有緒故屢見稱獎居家教訓子弟講
論道義嘗至夜分善與人交不為炎涼改觀予家人
官其部屬者至則薦之人問其能否答曰吾先人所
知其家人固多善士岂必問也接物和裕侃侃不折
雖恭上厚下而不可撓以私周旋族中貧乏待以濟
者甚衆尤喜興獎名教誘掖後進甯都素少士人
未知學為之擇秀民以誨導之勉以進取其後成就
弟子若郭峻之徒相繼以登科第者邑人懷德至祠

而報之夫人何氏臨江著族克配君子能成厥家封
崇德縣君二子居厚居易四女二嫁青州范世撫
州郭瑞二在室居厚嘗奉臨江進士同試者千餘人
首中鄉書以家艱不赴禮部居易八歲亦知向學烏
呼景繁其不止矣平生所為文章甚多未遑錄次居
厚哀而類之為三十五卷曰論語指歸十卷曰奏議
集十卷曰文集十五卷室文閣待制何公正臣嘗稱
景繁至誠所蒞本于仁義忠信有遷固之辭有騷人
之諷諭有折檻引裾之忠蹇聞何公之言可以知景

繁之心矣蔡氏出濟陽至唐知文閣季士允恭始居
長安子孫家焉其後南唐清徽殿書士煜文居金
陵煜之子曰倚復徙臨川倚之孫曰為政皇朝贈尚
書北部郎中職才即其子也自倚至濬冲六世居臨
川景繁嘗遊京口見其山川而樂之曰吾老必歸此
于是居厚用其遺言擇地丹徒以元祐元年某月某
日塋某鄉某里之西南原因家于濶遂為濶人也居
厚以予其世通旧求誌其墓感今怀昔不得無言又
系之以銘銘曰

蔡出濟陽長安之系允恭仕唐祖煜避地始遷金陵
以書入侍再徙臨川服儒數世職方允文首中名第
中司荐才詘于不試徊翔外遷終老州寄二子裒然
矣科赴制仲氏差池殞于壯歲伯也及子同登進士
先後祖孫立時兄弟儒學一門時稱盛事蔚矣集美
幹時良器文中御史簡在 先帝繩糾不私权豪沮
氣道直難進勢危易躡出紫甸圻清表益記入佐京
尹復权宥貴帝曰尔言不係其位方矜嘉謀遷膺外
使淮海百城征誅未入輶車一臨民寬吏惴惟其設

施志在經濟千里修塗半未而逝平日有言京口吉地生居死墓存歿之利嘉我孝嗣命以其治果得佳城卒如素志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墓誌銘

太常少卿致仕王公諱田氏字介然開封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贈太師中書令諱博文之子贈太子太師諱士安之孫作坊副使贈太子太傅諱諫之曾孫少以名家子有學問所與游者多當世聞人故累奉進士錄廳皆拔高名後以父任為試秘書省校書郎

許州臨潁尉再廕補將作監主簿故相錢文僖公王沂文正公益荐其才又上所為文章三萬餘言召試學士院賜及第四選太常博士歷尚書屯田度支兵部員外三員工部兵三部郎中初領簽書鳳翔節度判官鄉民有得遺財于道者遇捕卒拒不伏禽府尹周式曰此正謂盜而後強者將置于重辟公獨以為闡遺無強取法拒捕又不以仗執不敢斷式曰吾為吏固先于若豈不曉法尔有異識何不以狀來使吾按治耶公即上意狀式意為解止決杖而釋之會中

令尹政從慎國軍未久求侍養還京師管勾左右廂
店宅務視邸舍有不葺與民占冒無籍者請官為繕
完畫間架使增稅錢由是二歲中溢田課四万緡
用前勞陞知通利軍始至決滯獄數十人自時庭無
留事都轉運使楊偕祖孫德高觀相繼言其治狀以
父憂去賊又服母喪通五年而除起監在京左藏庫
前出此納庫籍惟載正數其羨贏皆不食積久鉅萬
主吏得以轉移為姦公至則操簿書坐帑中鈎索隱
漏得籍外金帛及軍賞折直高下不當償者悉條其

上三司三司更命它官按驗得實計其所收物直三
十六萬七十緡以其事聞于朝廷擢為群牧判官滿
歲制置使王祁公奏公嘗出邢洺諸州治監牧水害
有效請留再任又一年權開封府判官出提点江東
刑獄晁移江西皆自陳不願行留判三司戶部旬院
拜京東轉運使又辭不願行以使者秩移知襄州是
歲飢歉山南尤甚公募豪姓出粟萬餘斛造饘粥哺
流民賴是全活者甚衆故中書舍人胡旦旅瑄在郡
邸其子孫孱不能舉塋者且三十年矣公為作奏曰

旦有大名嘗為先帝近臣朝廷宜厚恤之詔以庫錢二十万畀其家具葬公又命書記石温主其事為之擇善地安厝如礼餘錢以給其孫郡人聞之喜且嘆曰胡氏存歿獲濟矣在郡才五月名遂復判戶部內院滿四歲當出補外官又自陳願領京師關曹徙判尚書倉部後五年以亞卿謝事又二年七十五卒于清和坊之私第後七月諸孫自京師奉其柩葬于孟州沁水縣万山原先塋之左次實治平二年十一月甲寅也公為人淳厚謙恭不自標置接人必

盡誠礼見親戚与賓客无少長責賤皆周然奉之不少隆言語洞見衷裏不為隱欺而人与之接者退而必曰真善人也然而當官閱簿領持法律精密審詳雖甚細微亦不敢忽慢故所歷十三官皆以勤事著稱而无毫毛过失其中心慈不忍盖出天性非勉强所至見人議法苟有可以生出之路雖非已者亦從容為言及聞有所平反則喜如出諸已少時數随侍在官中令每閱案牘多焚香過閣中情有疑者密以問公公對曰法重情輕不如從輕中令亦加納之

自終親喪後不復主家事門內之治一以妻諸弟惟
葺居第日往河水購良材日則親督工程頓務崇壯
是時太夫人在堂見而名諸子語之曰中令既棄捐
若輩復安用此大屋乎公對曰王氏自高祖以來由
祁魏曹洛迂徙者數四靡所定家自先人之來京師
始得此第經營艱苦每患其庳陋數欲增大之而未
及就某等雖不肖所以尽力于此者將畢先志耳及
成室昆弟未嘗坐學寢中雖待賓客亦就偏廡示不
敢挺先君之正處也景祐中从祖睦卒官江西三孤

女貧不能自遂中令方以為憂會病且革以為公即
冒江湖往返數千里提携以歸嫁之輒得美壻其後
二為大官一為朝士故翰林侍讀李士楊安國今尤
國閣直學士韓贊駕部員外郎慕愿是也于時言家
法者以為美談公先後三娶皆顯族初配高氏秘書
監志寧之女次配許氏刑部郎中韓之女益早亡不
及封今大人李氏亳州刺史周之女号金城縣君子
男九人曰岫太子贊善大夫曰岐曰垺曰嶠京司官
曰峒瀛州樂壽縣尉曰嶠曰嶧曰嶠進補官曰岷未

仕女八人一通工部郎中集矣修撰知桂州陸說一
通衛尉少卿趙尚寬六幼在堂諸孫九人男皆傳其
家孝女必得士佳而歸之可謂善治家矣初中令在
近密公已為郡守後二十八年亞弟疇復為樞密副
使時公已得謝遠第見其登用士大夫來慶拜者日
盈其門且推福于公及其壻也副樞之表又同奉事
儀用三品而公樞在前州縣過表亦如常禮始卒哀
榮其感也如此岂非積善之報歟公素無疾暨副樞
之薨哀慟累日家人性其傷悼過甚勞為開譬公曰

我非不知命也但念吾弟生二歲而失先夫人吾嘗
躬自復育又見貴顯一旦先我而逝感今怀昔可遽
解耶自是悒悒甚相距五十餘日而終烏呼可哀
也奕有日諸孤以僕接公有年又僕之仲弟亦許氏
妯也用是累來請誌于壙既不得辭又為之銘曰
不矜其容不暴其終任而行已惟義之从靜以遠悔
明以躬保吉人之履君子之終天錫多福惟享其厚
好德康寧考終以壽萬山公榮昭左穆右体鬼既安
慶鴻厥後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七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八

墓誌銘

職方郎中辛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累贈戶部侍郎趙公墓誌銘

潁州萬壽縣令張君墓誌銘

儀寫使銀青光祿大夫任君墓誌銘

朝奉郎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屯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誌銘

職方郎中辛公墓誌銘

卷五十八

一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七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八

墓誌銘

職方郎中辛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累贈戶部侍郎趙公墓誌銘

潁州萬壽縣令張君墓誌銘

儀寫使銀青光祿大夫任君墓誌銘

朝奉郎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屯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誌銘

職方郎中辛公墓誌銘

卷五十八

一

某之外舅尚書駕部員外郎辛公以公族子兄弟孝
友行義見推鄉論二季不幸早夭三昆仕宦皆為郎
官歷典州郡以政事聞公于其次叔也又能力奪取
科第益為士大夫稱道以為辛氏昆仲可謂能世其
家者也初駕部之葬某既銘其墓矣今公喪卜遷有
日諸孤復請誌因論次以續前刻云公故恭知政事
追封晉國公仲甫之孫太府少卿分司西京若冲之
子諱有終字成之少奉進士試禮部不捷姊夫翰林
承旨中山劉公筠自賓門下將推任子恩荐之公力

辭與其季有章由是人益奇其遠操中山公一代文
宗門人賓客皆當時豪雋之士居其間相與講孝功
劇浸漬遂至于大成以之策名則从容如取已物以
之從政則寬裕而為吏表信夫資之深而畜之厚也
公以景祐元年擢第補汝州團練推官知潁州沈邱
縣事政以平易為尚故民便安之始一年民恐其滿
去也于是父老數百輩詣轉運使請留再任公以
父愛去賊不報服除再調寧國軍節度掌書記歷事
太子二吳公所為不同有如水火諸僚或傳會其意

以求合。獨公贊佐有體，不為前後易守。故二公待之如一方是時，朝廷督責諸郡使者，加轉運使以按察之名，又增判官以重其任。而江東三使者，楊紘、王鼎、土綽也。號最办賊文移，奔擗無有。靈月公被臺委鞫滯訟，案積欺一歲間，幾百餘事。連及者甚衆，公皆推析枉直，或原或坐，盡中情法。三使者嘉之，交存于朝。代還考課，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永寧縣。移知益州新都縣，衢田無阡陌，公為溝遂，課民植槐柳，柰果于尚旁，未幾木陰茂，家邑居便之。先是晉公以補

缺守彭州，嘗種柳城中，以蔭街衢及去郡人思而愛之，号補缺柳。新都之民，犹知其事，謂公有祖門之惠。慶烏累轉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原州，知青州、博興縣。由尚書員外郎六遷至職方郎中。嘉祐四年，知郢州。其年初通茶禁令，民户出租錢，鄂之邑歲當七萬三千緡。使者累請得減三萬緡，仍自次年始除之。公言：民病權法之弊，復若橫斂，上幸弛而寬之矣。然歲中灾歉尤甚，望并蠲減以紓編户之艱。急詔可之。而隣境得以例蠲者，二州。權禁既除，三司志收諸路茶

本茶租錢歲計上供公以為本錢出縣官令官不市
茶上供故以租錢賦予民若盡輸京師則南方貨幣
竭矣有司詳定如公言而漕臺蒙利尤博回制鄉縣
衙前止三等而州郡差使有五等其患常在力役不
相當吏得高下任情公為奏定皆作五等以物產多
寡傳差役重輕自是役者稱平諸邑坊場田有無名
酒額及上供綱還摺運載蓋赴本路二者為州人患
且久公皆例上其事得請罪罷之迄今人懷其惠
治平二年知渝州七界溪帶獠夷種人喜乘間內侵

捕吏平居未嘗撒警或科民齋朴餽守卒公至則志
召巡檢縣尉還本廨使戎漢不得相擾但遠斥候緝
器備嚴訓練而已獠人知之終公之政無復犯境者
本道上九最以治公第一明年八月一日以疾終于
州寢享年六十八公之先世著籍汾陽自晉公以大
臣謝事自京師及薨塋許州之長社而子孫遂占數
死者以昭穆綴大墓將塋尚書卜祔大墓不吉卜陽
翟之三封原吉因定祔塋諸之子先也皆以次塋
公今又祔之以熙寧元年八月甲子厝事按日月之

吉也夫人王氏國子博士羽之女及事姑章名有礼
則繼夫人高氏太尉忠肅公亮之季女出貴胄配君
子睦中外之族無不得其次心者封永安縣君先公
二年卒立合窆本壙子男三人長男華太廟齋郎次
旦次見皆謹飭幹祿保守門法女嫁太子中舍張
圭司門員外郎王瑜含山縣令馬玕太廟齋郎張孝
敏餘皆早亡初尚書之歸休也公就養左右未嘗遠
去晝則視養膳夜須定寢然後反室篝犬親奉或連
旦不寐如是者幾十年暨尚書亡公與仲氏崎嶇田

田圃間力幹窻窻無不如礼者居家事諸兄如父閨
門雍、無間言人以為愛恭之至得于天資非外獎
所及也某于姻部中接公最熟每听其論沉密婉約
皆有味趣大抵本于人情而歸之恕已所為如其言
烏呼可謂豈弟君子也已銘曰辛公樂易為世良吏
不縱不苛歸之中和四邑善治二州長利惠愛人誼
風猷世濟廉章荐論課以最聞未膺褒表奄謝灵辰
神復渝江表还賴瀆安茲壙途从祢之卜

朝散大夫累贈戶部侍郎趙公墓誌銘

公誨溫瑜字子美御史中丞兼宗正卿贈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魏文定公諱安仁之長子魏公在真
宗世以道德文章一代名臣歷翰林學士叅知政事
生七子皆得其家學兄弟以修謹相尚不肖碌碌為
車人所為故其仕官多至顯官出使典州皆有能稱
當時士大夫之論以其家法如此而公之諸弟則日
所以能保守其祿仕不墜素業者矣吾兄誨飭使然
耳公為人渾厚萬字不善矯飾以微名譽平居視之
和易若无所不可者其遇事臨文法則持守堅固人

鮮能奪治家嚴而有恩接人恭而尽誠當官勤而愛
物盖有先世之風範焉公景德某年以執政子起家
為太常寺奉礼部奉加祐二年五月以少府監終于
家在仕通五十年其間十五廷秩歷京寺監丞博士
尚書員外郎中司農光祿少卿最其任以事者由兼
宗正主簿出知河南城父蘄水三縣由蘄水陞通判
石舒二州陞知祥蘄隨解晉州五由晉州以朝選知
娶曹汴三州而不曹至官由汴州以疾还京師权判
殿中監凡更十四職大抵治簡而嚴不務苛擾以此

人信而愛之先時薪水有疑獄前令久不能決公至
一訊而伏吏駭其明而不敢犯其後領州人猶望
風陞戢斬俗右鬼有病用巫不用醫為公叫諸巫使
習訟病而又擇經方揭石于衛肆以是人知用葯稍
革旧俗赴梁洋日道岐下聞蜀寇乘飢聚党揚言持
略洋州或謂公曰賊勢方張城中素無不備不宜遽
前公曰吾既受命為守臣聞難當亟往若遲由觀
望豈朝廷所以任使之意耶即日單騎遂行迓者遇
路不知公太守也比至州吏民驚且喜曰強守來寇

不足慮也因之益方略修禦備軍声益振賊聞之遁
去轉運使建言國初以來關隴之民多徙蜀者歲
久人益衆盡地力不足以給衣食誠令備寄之人志
遣本土則蜀之財力可紓什三四事下請郡公獨奏
曰向時東人所以西徙者蓋因五代之荒擾耳比天
下無事則已習其土俗或長子孫一旦遺之是重困
擾非所以固其心也朝廷是之于是洋民德公之深
至有畫其像曰拜于家在解州論要邑兩地利害著
為一書目曰解池樞要上之又言官車輦監輸數十

郡役卒推輓晝夜不得休息疲者既不勝其敝因而
竄逃累五犯則抵死役苦法重犯者相屬幸朝廷矜
寬之詔听其減死則論三路民兵有老与病例得以
強壯子弟点面代名是時河東經畧使料已代黥者
役隸旁州下軍而晉卒当从者几千人况不自安
公謂之曰边兵額無高下廩給均厚何憚而不往若
撓師府令動搖軍旅則有罪矣衆遂帖然就役本路
初更鉄錢法以大錢三当一公以為貨幣驟止十之
七貧者必先受其弊矣因密召諸軍校令軍有負債

者約三日尽贖归每得畜錢于家日滿然後頒行其
詔又誘諸豪族宿儲困害以平物價艱窘者獲濟矣
東陽灾歟流民入其境者日不減十計公躬為撫視
闢官舍以居之便宜族常平倉并募富人輸粟助賑
給至歲稔而止所全活者數十万人于時某以祖節
判府君適在幕下預幹其事後屢称公救卹之術條
教最悉他郡莫能及也而轉運使亦言于朝廷賜奎
書以褒之观其治狀則其才資可知矣公平生好讀
書至老不倦尤喜星曆五行之學晚悟性命之理浮

面所謂禪宗者頗得歸趣故于榮利泊如也初領東陽頗難于遠行及渡錢塘江乘潮盪舟中流而嘆曰王陽不欲乘險蓋類是矣自爾時弥不釋踰年感風眩風後五年至汴上而疾復作既还都累屬所親為劄奏求納祿章示及上而疾卒其其止也朝廷以三世賻布給其諸弟多在朝衣冠帛者盈門咸曰喪一善人矣享年六十一階朝散大夫勳上柱国開国天水縣子食邑六百戶服紫衣金魚始娶焦氏某官某之女未及封而卒再娶李氏某官某之女封隴西

郡君浚公七年卒生立男九女男皆世其官約之殿中丞順之早天隆之禮山今君弼以大理評事卒君紀太常寺太祝約之方雅有吏幹稱荐者多名公表率諸弟復得其家法以登朝恩累贈公為尚書戶部侍郎追封焦氏夫人為崇德縣太君李夫人為贊皇郡太君女皆从士人其壻曰祥符尉張邁進士黃孝儀黃必大理評事林鈞絳州判官呂定著作佐郎蘇結蘇州司戶沈邁許田尉沈達華陰主簿王黯而著作君實某之從父也公世為河南洛陽人曾祖贈太

贈太尉諱处厚祖殿中侍御史贈太師中書令諱字
洎魏公皆葬洛陽公歿之九年設塋卜地得伊闕縣
教忠鄉之某原吉于是奉公及李夫人之喪並厝其
壙時治平三月正月某日也塋前三月公之亞弟賓
容君次其功狀求文于嘗所所親厚者銘之余與公
相接雖晚而世連姻媾通家有年固以詳其履歷矣
遂銘不讓銘曰

威矣朝宗其源蓋遠數世力儒始晦未顯御史既仕
立朝蹇至于魏公遂大繁行魏公七子公長而美

表叔其倫孝友是先門內雍行義不愆施于有政
仁声在焉公治七州皆有能績民詠遺愛朝嘉敏力
音猷雖謝風声未息紀其芬芳刊此幽石

潁州萬壽縣令張君墓誌銘

斯立名挺卿太常博士集矣校理宗古之子尚書工
部郎中直集矣院象中之孫父祖繼以文章登儒館
顯名于世斯立与其兄都官負外郎晉卿傳其家李
俱用是擢進士第而斯立又用是奉矣良方正復大
振名称于天下既而被召至京師試有日矣一夕無

疾而卒于景德之僧舍于是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惜其才而嘆其未得大施于時為可痛也斯立天性敦朴而強朴過人幼自刻房不喜他習惟讀書著文則不知倦厭甚則至于忘寢食忘寒暑衣敝膚垢而不以為陋心勦形瘦而不以為苦其語默本止動有準則未嘗妄發蓋得之于中也深故形之于外也裕殆非勉力之可至者人从之游久而益親與物無競而衆譽自歸少與河東裴煜如晦常山宋敏修中道友善情好莫逆雖出處異勢而趣舍一貫時則講論疑

義簡牘切磨往返數四必理盡而後已斯立初奉進士時名聲未有聞也二人者為誦其試篇 朝廷間以為自歷場屋未見有如此之文也自是當塗稍、有稱道斯立者斯立以嘉祐四年三月擢第補遂州司理叅軍上官荐其才从穎州万壽縣令遂舉詔科以治平二年六月三十日卒以熙寧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其墓也妻弱子幼不能奉事惟是轆轤窻窻之具皆二弟彥卿并卿主之乃克如礼于此可以見其友愛之義素著也張氏先世本澶淵人東上閭閥

使昭允軍器庫副使昭易兄弟並事 太宗皇帝于
晉邸尤見親用即位踰年而擢為內使不幸俱早世
軍器家田京師遂墓開封其後二集矣君皆祔之凡
三世也矣而閭門之子孫則葬揚州斯立卒之明年
都官洎季弟稚卿及母夫人錢氏相繼喪殂卜墓開
封不吉卜改遷其先府君并葬揚州吉于是彥卿同
日舉五視浮汴淮而南下定甯江都縣之某里府君
夫人合祔餘皆昭穆柑以所謂以禮葬者也斯立文
章雅之鹿閱贍 撫出于柳之州劉賓客紫微楊文

公宋宣猷使之一用于 朝廷評者必曰此典冊之
文也議論該洽純正似賈太傅董膠西陸宣使之冊
于天子之前主司必曰王佐之才也嗟乎年止于四
十二而官不過百里宰卒不得如其志此所謂命也
夫始娶昆氏又取蘇氏予長妹也二男子長曰康直
用其舅端明殿學士錢公奏補為郊社齋郎幼曰康
叔斯立所著文章遺稿詩賦箋奏論策頌凡數十篇
皆其手札細書來有倫次如晦嘗欲取而叙之為集
未就而如晦又卒異日二子當有能述厥考厥考之

之美而成先友之志者則其傳也益遠矣銘曰
斯立之文淵源典墳辯言析理祖彖基仁斯立之行
規矩顏孟樂善忘貧安躬俟命資適遊辰道思致君
大對有日半途遘此愴彼明時表茲國器誅行程矣
琢銘泉隧

儀寫使銀青光祿大夫任君墓誌銘

任姓出帝者沒傳始為黃帝二十五子以德為姓者
十四人任其一也由漢以來其別為七皆廣阿侯
毅之裔也而安樂之望為盛至我朝任而顯者蓋三

家一在濟陰一家洛陽一在汶陽而濟陰之族又其
盛曰禮部尚書康懿諱中正以樞密副使叅知政事
上真宗仁宗曰太子少師致仕英國安惠公諱中師
復以樞密副使事仁宗兄弟先後登二府為時偉人
故其子孫承家皆襲榮路儀寫君即安惠公之嗣子
也諱拱之字公肅生五歲用康懿公任子為右侍禁
累轉內殿承制以安惠公引年洎遣奏連改供備庫
西京左藏庫二副使四遷至儀寫使知忻州治平元
年四月甲子以疾終於州寢年四十九君為人個過

有志介而志持孝謹自以寡兄弟由少及長奉養親側未嘗速去其從官不擇閑劇必以便庭聞為請安惠公之還改歸南曹也丐君本州兵馬都監及公薨內使例遭喪借百日墨線起就回賤君以為独任先人後事不可捨惟堂而从組綬堅求終三年制惟是哀麻窳窳之事無不以時者當時士大夫稱其知禮外除官勾御輦院用京畿提点荐為雍邱縣都監未几擢提点京東路刑獄公事移荆湖北路滿秩知全州所蒞以善治聞歸朝嘗被詔引伴西夏朝正旦使

人君姿狀偉特進止嫺雅尤為戎人憚伏其士毛之摯此固特豐厚君視其不循武者皆却之人或謂之曰此常例不足拒也君曰吾聞之先入仕宦俸賜外所得無名皆不可受平居時交親相遺尚惧有涉嫌者况敢貪異國之賂以敗家檢乎後又特仁宗遺詔賜諒祚至其界牛心亭候人具食欲坐君東向君曰天子之使遠下國自有常禮豈容輒有更更耶卒擢主榻戎人不能奪及行諒祚遣其近使持馬駝為禮又益以金帶繒帛之品且日曩時使人至闕常賚之

外有酒果灯笼之賜令國王尊王人故好幣加等所以將勤至之誠幸毋詳也君曰朝廷賜予非藩國可以為比卒取馬駝而去使歸深被加獎遂拜忻州兼監司亦屢荐其能今參知政事趙公吳公翰林錢呂諸公皆相引重期以遠蹠而命不副時掩忽推謝此知識者所以嘆悅而重惜也君三娶皆甲族令人曰太原王氏故相沂公之姪女曰福昌縣君李氏尚書右丞相昭述之女並先亡田文安縣君王氏六宅使合州刺史之女四男曰大理寺丞元鄉曰大理評

事元偃曰太廟齋郎某曰 官某二文長適大理評事梁彥深次幼未有行君好孝通書史筆札嘗來前世忠臣孝子事之尤著者書于屏障以為家戒故諸子輩承事惟謹語家法者多之君嘗言為儒者獨從武弁俱忝先代方將請于朝丐換閨臺散秩而志尚未果及屬曠之日命僚祿草遺奏叙其意求一子為文資 朝廷從之諸孤自定襄行哭護君之柩返曹南十四年某月某日定于某鄉某原拉先塋之側邀文于予以誌其墓在于惟慶曆初先君嘗副安惠公

使北都方是時 朝廷推恩使者子予得與君同制
彼命後予使府畿元卿遣官屬邑每見其幹裕敏恪
竊私謂其家法如此：不可無述也銘曰
惟任遐胃曾今為右康懿登樞英公拜後位以望隆
慶由德茂子孫其承不墜殿太上有美儀高繼仕朝
端孝不遺親勤無廢官業刑典郡克濟以寬過甯使
戎不憚其難朝有知己荐之器使胡年不羸俾志斯
隆彼銘者旌來朔之商反宅故丘有子之似

朝奉郎太常博士張君墓誌銘

毘陵張君諱奕字源明以慶曆六年奉進士權乙科
解褐試秘書省校郎書連調太平台州軍事二推官
用荐者章引對于延和殿改著作佐郎又用三司使
蔡公奏為三部推勘公事今天子即位推恩遷秘書
丞考課進太常博士以治平三年五月某日卒于京
師之僦舍其孤中行請舟載喪南歸即用某年某月
某日甲子葬于無錫縣某鄉某原校大墓也張氏世
居無錫以善治生產名鄉里至君而超然自喜從諸
生游學經史為詞章以取科第固已為士友所奇矣

及其從官專力塵事課簿書持文法所居以善稱茲
又人之難能者台州大水壞城郭人民奔避無地居
與同僚日夜走塗潦間為鄉導使人去異就燥又躬
督役事雖極疲頓亦不少憊而隄防遂完城中脫墊
溺之患者君之力居多洪之屬邑有盜緝火焚火人
廬舍者亡三年矣一旦獲賊即訊款服問其火具曰
始以瓦盎藏火至其家又以葦竹然而焚之間二物
之所存則曰瘞于某所聽之信然既具獄君獨疑有
冤因謂獄吏曰盜止之三年而所瘞之盎竹視之犹

新此殆非實耳于是吏再窮辭治之果得枉狀而免
之三司獄号最繁者曰以數百萃庭不其間聚財賂
之出入枝連蔓引枉直不可述辨君皆推窮本原審
覈情偽事小戾則自所部辨析反覆或累日不已上
官始偕謂君滯懦不任事既而察其情至而從其初
議非夫純明于中而不撓于外者渠能持守如是耶
矣君居鄉里事繼母以孝謹聞于兄弟門內雍睦人
稱其家檢性尤善樂見人有所長必推挹嘉嘆謂已
不若 之小吏張某者奉事謹畏君謂為可教因勉

以孝登則親授經義暮則使為文詞如是久之卒坐
于成就而遣去後十年亦登進士第今為金壇主簿
君雖出富室而從宦于外惟倚祿為養有不足未嘗
取于家故病且死其醫葯棺具犹有不備者由是士
大夫多嘆其廉且介也始君之先世未有仕進者逮
君登朝緣郊祀恩追贈其父諱瑩為大理評事追封
其母陳氏為仙遊縣太君其繼母湯氏為壽安縣太
君其配朱氏為仁和縣君庇其族人退膏力役之事
者不一夫人能自奮力學其効乃如此誠足以勸鄉

閭為善者也君二子長即中行亦知向學次日梁孝
毅一幼在家君之壘也同年生嚴林堪論次其履歷
與行能邀銘于予予官計省接君弥年每相過悅語
公家外時論理道聽其言壹有緒未嘗及名利觀
其所守誠宜書之于是作銘以刻其墓石云

倚張君行懿醇出民庠仕朝倫守道固服賤勤從知
已幹劇繁治衆獄無冤人志方展命已論表南歸壙
江濱刊厥美載斯文

北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誌銘

卷五十八

七

熙寧四月正月某日甲子故丞相贈司空兼侍中梁
公塋于鄆州平陰縣某鄉之某原以其第三子新博
陵守尚書屯田郎中亞之君祔于某方之某冗前此
君之仲兄蕞之以狀屬予曰大事有日矣先君之墓
翰林承旨王公為之銘矣吾弟屬游有白不朽之固
敢以為誦予惟早歲與君同僚南都相好甚款嘗謂
君文雅修潔資適遊世使之得位見于事業當大有
過人者不幸早逝遂湮鬱弗著此僚友之所共嘆惋
也然則紀述之義所以蕞沉晦而章懿實其得無諱

乎君諱彥回亞之其字也機性夙就讀書學文勤刻
不廢早夜及其蕞也沛然不可禦類非積力可致者
昆弟皆少年得官京司而志尚益遠期于自奮慶曆
五年秋奉進士同時預荐者三人而君復在魁選明
年春遂與蕞之同年中第始君之大父翰林公洎世
父史館公策進士于神宗真宗之朝俱為天下第
一丞相又擢第于神宗世卒以大用至君昆弟聯
踵取世科名暴揚天下于時論士大夫世俗之美而
文之譽者以梁氏為盛焉君既仕宦又以吏能稱平

生歷官者九階領事任者六政而所在必有聲稱人皆謂之才有餘而志未克也初以將仕作主簿知京兆府萬年縣未行從丞相管勾秦鳳經畧使机宜文字次以大理評事應故龍圖閣學士孫公祖德亳州南京兩府辟命簽書判官公事次以殿中丞通判瀛州次以太常博士從河北轉運使荐奔通判雄州又用權場歲課盈羨特遷此田員外郎吹以都官知懷州英宗皇帝慕極推恩改職方遂正郎列杖判本曹出知博州刺未赴治以治平三月五月九日卒于

京師城西之私第享年四十一君為治尚寬簡而傳之以文法事至乃應不肯預為條教以此雖案叢劄亦無苛滯故所至吏謹于法而民安其守監司交章稱荐以為可大任雄州旧若公厨之弊歲時使客旁午而飲食之饋靡有虛日常捍牙校之厚贄者之主雖殫家力不足以交浮冗君至則為之鑄治宿蠹易軍校代主者委積有素出納有定侵牟史無所用事其間前弊遂革又言於朝廷應邊群有若此類請一切更之北道于今稱便嘉祐末大賚天下三司

調絀絹河北諸郡一用省估市易緡錢以給諸軍省
估既高不能即售往、配抑編戶遠近苦之君遽上
其事以謂 新天子即位海寓咸蒙利澤豈根本
之地而先有勞擾幸明詔許平其直使民易以轉移
其後得依所在寔蠲減者自懷始也開封府劾雍邱
縣劫盜四人獄其移紮君被臺檄審問閱視案牘
疑辭有傳致未盡實狀留之累日捕其罅漏以示吏
及就訊果二人嘗自言當案問末減法府未即斷今
有曲赦四人者皆貸珠死繫君忝審詳慎之致也在

獄今為雪活一人而君終不自言或問所以荅曰初
非不欲言念一言之蒙賞甚輕而有司坐深故之罰
重矣夫以重罰易輕賞豈我所為哉人以長者許之
君喜為之詞長于諷諭然不高華藻耽意暢而已嘗
猷裕享太平廟治平初郊二賦並蒙優詔獎荅儒者
榮之河朔連歲有大水地震之異君推本六沴以為
咎任陰教失序力役勞人諛夫未去正人未用司繼
弛法令苟簡因條為六事上之又奏丹扈十箴其言
主于規切見之者謂君端方亮直有爭臣平采使之

立于朝廷之上必將難已道以及物不然出奇
納忠自下剝上二者必有過者惜乎違時方享齋志
而歿古人以道之不行為有命者豈是類也耶君娶
衆陽宋氏故司農少卿孝孫之女吏部尚書白之曾
孫封仁和縣君生二男子曰子諒子雅皆為太常太
祝六女子長遠先祿壽丞呂延間次遠太廟齋郎王
凝四尚幼君孝友應恪加之以執畏不急故能速于
悔尤始卒無玷亦其家範如此子孫承教皆端飭自
持可以保其世祿矣初君之守懷也丞相方慎河橋

封塚相距才百里而近父子忠愛被于河濱歌詠之
聲相聞道路語仕宦者以為美談云銘曰

亞之歟：載世襲美翰林之孫丞相之子躬服名教
心潛墳史爰藻休辰羞肩多士初佐藩僚事立名昭
累勞積課陟明在朝進登郎列出典州條忠言疏抗
善政民諒時亨運通道未大憲顯後有違者宜章
厥善堂在高原銘在幽泉敬先不畏世其傳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八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九
墓誌

中書舍人孔公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郭君墓誌銘

國子博士陸君墓誌銘

中書舍人孔公墓誌銘

中書舍人新淦孔公諱文仲字經父其先出魯曲阜
苗裔宣聖之後繫王公封者逮今四十八世皆居曲阜
其支屬散處四方多有聞于時者而公之六世祖

曰績仕唐為吉州衙推卒官不復北歸因家新淦新
淦今陞為軍號臨江其子孫遂為臨江軍新淦人衙
推之曾孫靈士君諱文貞公之曾祖也皇贈光祿少
卿諱中正公之祖也尚書兵部郎中贈正議大夫諱
延之公之父也公世儒者少稟義訓知自刻苦經史
傳注百氏子集外至于天文律曆美數之書無不識
于心而誦于口其議論浹洽講解精辨諸宿老生往
不能出其右嘉祐六年隨鄉貢至禮部奏名為天
下第一廷試擢進士丙科初正議公出白屋起江表

登慶曆二年乙第至是公又以文名振場屋二季武
仲平仲相繼舉太學試南京皆取甲第故當時語文
學高第者以公家為甲族焉一命試秘書省校書郎
杭州餘杭尉再調南康軍司理叅軍以正議使湖北
請解官侍養滿歲月荐舉升台州軍事推官熙寧三
年詔舉吳良方正之士龍圖閣學士元公絳天章閣
待制吳公中復以公應詔召試秘閣論在第一對制
策入三等上是時朝廷方大有為輔臣建議以為祖
宗法度至此已敝當悉更改用事之人爭言理財訓

兵以合其說而言事者不以為便純被譴斥而公之
策亦不以便故執改疑相與表裏奏默不收迺还本
任既歸值監司旁午商度利事皆公策言不便者相
持甚久未幾公丁内艰去職遂止服除：克園子監
直講時李者方用王荆公經義進取以公不習是李
換三班院主簿武逸日受牒訴不下數百求官者至
有相詬競于庭主判悉以誣公：為刮柝曲直得與
不得一語而決人：莫不釋然改著作佐郎通判保
德軍：城依山居人常苦井飲不足時有泉出城東

郭内城人以為非止便于用汲亦可以為守禦之備
也官制行由宣德郎遷奉議郎遷朝法當得便官屬
火山軍關通判格用進士有不悅公者因以命之二
壘相距才數舍俱號窮僻公遣自彼至未旬月復彼
遣亦不詳而往至則修葺廢墜督責吏胥案邊瑣輯
民務武守賴以成績元豐八年夏覃恩轉承議郎
今上初慕嗣 太皇太后同听政相司馬文正公稍
復故事擢用白人以毗初改元年召公為秘書省校
書郎近臣荐諫官者八人以儀曹方講廢朝之制擢

公為禮部侍郎 神宗廟配享功臣衆意多在王荆
公公曰精忠貫天地功利及社稷贈太司鄭國公富
敏乃其人也衆不能奪卒用鄭公配享有言皇族祿
謂惟楊王荆王得曰皇叔餘疎屬當各係其祖若唐
人稱諸王孫比公曰 主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
不當疎間骨肉前議遂寢二年自朝奉郎起居舍人
拜左諫議大夫公素懷致君及物之志既在言責益
思自效每朝廷改令之出無不深求其得失之迹以
告于上前後陳數十事或用或不用義之所在亦不

不為時之譽誹而回未幾遷中書舍人偶寒疾未拜
命猶謂所言未盡憊 不已一夕草奏三十餘言首
論前代英哲之君容受直諫其始勤終怠或致危亂
願陛下鑒此听納說言常在元祐之初則天下幸甚
明年春同知貢奉嘗謂士之挾瓶以干進非默當否
系有司之勤惰于是晝則按案以稽恭程銜夜則篝
燈以點定朱墨前日之病犹未間而治事不廢同僚
覺其勤瘵因語以法有疾許先出不爾且就枕毋宜
自苦如此公曰居其官則任其責豈敢以疾自便其

勤如此卒至於大病及事畢奏勝歸第未旬朔是年
二月二十一日以不起聞嗚呼竭力首公以躬殉或
如公者幾何人哉古所謂以死勤事者其行雖异而
其徇一也兩宮覽奏惻然下詔厚恤其家及喪歸又
命其季弟集矣校理平仲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俾
得以撫孤弱而視冤宥也士大夫識與不識聞之皆
失聲嗟悼以為朝廷喪一直臣而翰林蘇公子瞻往
撫其柩曰世方喜軟熟而惡崢嶸相師求成俗求勁
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也予與正議公同年進士从

游有素熟昆仲之才美久矣熙寧初予方謫官居京
師杜門不接外事一日龍圖宋公次道惠然見訪曰
被命初考制科得孔君策九千餘言當世利病盡于
此矣雖仲舒之博劉蕡之直無以過也然時議以為
書苛過優國朝政事無有此比考官行得罪矣予駭
曰方朝廷求美如飢渴有人如此而不見錄也其論
太高而難合耶抑言太激而取怨耶然聖人在上斯
言豈終抑不用者乎他日聞吳丞相欲置之臺閣才
得李官而人已忌之連卷十餘年今上遂擢用之

士論以為聖賢相值乃志士可行之時天下亦翹足以待其設施然而未聞再歲而天下不昇壽使不得竟其業志惟見于言者可以紀述以觀示後觀則知其所存也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臺兵夫數十萬皆出保德境上軍須百用通判專任其責雖趣办梓置措無之然兵久不解邊人厭苦公上疏論其不便有三曰大兵未出而人大預集一也河東唐夫勞民而損費二也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三也蓋虞夏商周未嘗無戎狄而怀柔制禦之要不在此而在彼去歲

議役法者有以雇為是而差為非公曰諸言此者敗法亂俗之人不可不察也說科舉者或以經義詩賦策論為四場或以經義為兩科公曰四場是也又謂內講除官出唐之哀政 聖朝不宜有此後因日食七月朔旦上封陳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四夷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察此所以消厭災異也凡所言多切直拂時人為危懼而上常察其陳意多為容納又言朝廷起家士侍經筵所以崇進道也而希附者眾致興討論使人不安其分

浸不可長又執政罷不以大故宜全進退之体以嚴
官領州恩礼非祿王氏經義令格不用而其親鄰有
專守其說者不宜置之朝右以蔽惑後進熙寧用
事之臣有主新法而撓民事者謫逐日淺未有宜內
使有權益利而確刑酷罰者請命案實以正其罪上
皆施行如其言由是論之居位雖不久而其志得行
固不為少于士望雖未厭而于公志亦無歉然也公
為人恬介自守持重寡言笑尤不事請謁尉餘杭日
轉運使召與議事：已馳歸不復趣府人問其故對

曰于府無事也在朝非公事不見執政改法許同謁亦
不往與人交不為苟合久乃見其情至前年予春秋
官之命因上奏曰智識明敏操守專固臣不如孔某
請以代臣公知亦不謝及公再遠近賤荐今彭紫微
汝礪暨黃左司廉自代呂丞相稱之曰孔君能舉類
矣二公相繼進擢公不以為德其接物以誠無外飾
多此類也性喜飲酒飲益多而色益莊其中醇然
若有所得平居未嘗問家之有無內外掃之際家人
詰所以家畫後事惟答以無事此豈其信道者為而